

有哪些你明知是假却希望是真的故事？

我妈，超爱骂人。

最凶的一次，是因为我出车祸，她骂肇事司机，喷了半个多小时。

你有病吧，你傻 X 吧，你咋不死啊。

可骂来骂去，只有这三句。

肇事司机跪在地上，说大姐，赔多少钱都行，就，别再鬼畜了。

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妈开始骂我。

因为她需要帮我翻身体，帮我按摩，帮我洗澡，帮我换尿片。

哪一样她都学不会。

尤其按摩，按到一半就满头大汗。

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想骂人了。病房里没别人，就只能骂我。

「儿子你有病吧，你骑个共享单车飚什么车啊。」

「傻 X。」

「飙就飙，还飙不好，还出车祸，还瘫痪，还他妈得我来照顾！你咋不死呢！」

骂完一轮，这大姐，有劲了！

抡膀子就开始按摩，按得巨爽，舒经活络，霍香正气。

按完全身，她瘫坐在椅子上，忽然笑起来。

那是从我出车祸以来，她第一次笑。

「不好意思啊儿子，妈嘴损，但心里是不想你死的。」

「暂时不想。」

「擦，我跟你解释啥，你都植物人了你。」

对，我已经是个植物人了。

可我什么都知道。

在车祸之后，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。

成了医院里的一只幽灵。

1

每天看着自己的躯壳生活不能自理，被人照顾，很丢脸。

但更丢脸得是，我的主治医生，还是我分手很久的前女友小琪。

鬼知道她怎么来这家医院了。

我妈不认识她，她似乎也不准备把这事告诉我妈。

只是每天病患交流时，气氛都很诡异。

小琪说阿姨你放心吧，这货醒不过来，近几个月，都需要住在病房里观察。

我妈说几个月啊，那让他住这吧，我先回老家了。

小琪说，真棒，都不想留下来照顾一下的吗？

我妈说，那我老家的狗咋办？

小琪说，那肯定是狗重要。

每每听她俩对话，我都觉得自己命不久矣。

好在我妈犹豫良久，还是给小姨打了电话，「妹子你去我家把我狗接走吧，照顾俩月。希望你看在几十年亲姐妹的份上，别给炖了。」

挂断电话，她指着病床上的我的鼻子骂。

「我妹最爱吃狗肉，咱家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弄死你个大傻 X。」

2

为了照顾我，我妈不得不在医院附近租房。

可是这大姐年过半百，退休两年了，手机里根本没有租房app。

她在我边上折腾手机，折腾了一上午。

终于撂下一句，「苹果是真傻 X。」

然后，她按了病房里的紧急呼叫按钮。

半分钟后，小琪火急火燎地闯进了病房。

就看见我妈举着个手机，「小美女医生，你帮我在附近租个房子吧。」

「就这事？」

「是啊……」

小琪炸了，「阿姨，你再耍我，我手动让你儿子断气！我早就想这么干了！」

我妈，立刻满眼期待，「什么时候动手？」

3

小琪以为帮我妈安顿好住处，就万事大吉了。

但她很快迎来了第二次炸毛。

原因是，我妈在租的房子里，给我做了一顿酸菜馅饺子。

小琪死都不让我吃，搅成泥输胃管都不行，何况我妈要用筷子喂我。

我妈说，「你傻 X 吧，这是我儿子最爱吃的东西！」

小琪说，「你傻 X 吧，你看你儿子能张嘴吗？」

我妈愣了。

然后，大概花了整整二十秒来整理思路。

我妈：「咱捋一捋啊。」

小琪：「捋！你使劲捋！」

我妈：「我儿子能翻身么？不能，但我能替他翻身。」

小琪，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！」

我妈：「我儿子能上厕所么？不能，但我能替他上啊。」

小琪，「我说阿姨……」

我妈，「我儿子也长不开嘴，但是我能替他张嘴，你看，就这么着……」

我妈开始捏着我下巴，疯狂蹂躏我的下颌……

「够了！」小琪爆喝，「你能个蛋！你咋不替他死呢！？」

我妈笑起来，「小美女，你以为，我不想吗？」

小琪沉默了好半天。

「阿姨，对不起。」

「没事，诶呀，那我就这么喂了……」

「你他妈想都不要想！」

4

我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。

10 岁以前吧，我一直都认为，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。

可惜后来，她被电视上一个唱歌的女明星超过了。

发现有人比我妈更漂亮的那天，我崩溃了。

我去找老妈，说妈你看，这个女的，不是人。

她在包饺子，看了一眼电视。

「怎么不是人了？」

「因为人是不会比你好看的。」

我妈笑了起来，但很快发现不对劲。她盯着电视问我，「你觉得，她比我漂亮？」

我很认真地重新审视了她俩，「是啊。」

我妈把擀面杖一摔，「不他妈包了，谁爱包谁包！」

不过我不担心晚上没饺子吃的。

她总是这样的，自从老爸离开这个家，她开始跟我耍脾气，使性子。

所以我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的时候，就已经会哄女孩子了，一个三十多岁，结过婚，听过山盟海誓的女孩子。

这导致我在校园里，仅凭本能就能收获许多女孩的好感。

后来，我渐渐长大，也终于发现，这世上比我妈好看的女孩子，真的很多。

尤其是，在我妈不断老去的时候。

「那你也没给我找个儿媳妇啊。」

我妈给我擦身的时候总是埋怨这件事。

「有个儿媳妇，至少还能帮帮忙。」

她擦身的技术已经纯熟，毛巾弄得微润，不湿也不燥，带着温度，一遍过后，每一寸肌肤都会被抚摸一遍。

小琪说我这种病人，一丝褥疮不长的，还是头一个。

「不过没找儿媳妇也好，找了也不会像我这么会照顾人。」

「碰见现实点的，没俩月就得把你踹了。」

「然后你一醒，本来挺开心，突然发现，诶呀，老婆没了，一激动，又植物了……」

她被自己逗笑了。

那是午后，阳光在她身上洒下了柔光。

她有和年轻时一样漂亮的侧脸。

鼻尖有汗滴，嘴角有酒窝。

以及，这短短几天里，新长出来的白发和细纹。

「对了儿子，你什么时候醒啊？」

她温柔地问着。

很小声，好像，怕催急了，我会生气。

「什么时候醒啊？」

我突然发现，我妈已经很久都没骂人了。

她现在说话都轻声细气的，不是那种刻意的温和。

她好像，只是太累了。

每次帮我按摩全身，都会累得在我床边睡上一觉。

所以，现在的她，连说脏话都没力气了吧。

那一刻，我有了「复活」以来的第一个念头：

我不想守着自己病床上的身体了。

我想陪陪她。

5

那天晚上，「我」跟着老妈，第一次走出了病房。

没人看得见我，没人听到我说话，也没人碰得到我。

我和她一起去了她租的房子。

那是个很破旧的小区，墙皮斑驳，楼道昏暗，房门发出咯吱的响动。

屋子里空间局促，虽然我妈并没置办什么东西，但这里仍然很挤。

我看见她从那不断散发噪音的冰箱里拿了一袋饺子。那大概是为我包的，小琪不让我吃，她就又拿了回来。

然后她进厨房，点火，烧水。

只拿了六只，放在锅里。

站在灶台边，静静等着。

「就吃这么点么？」我问她，可是她没回答我。

几分钟后，饺子出锅。她端到客厅里，一个人吃起来。

她嘴巴不大，一次只能咬半个。

于是吃得很慢。

「我手艺是真的好。」她边吃边感叹着，「我儿子吃不到真是亏了呀。」

她又被自己逗笑了。

可是吃到第三颗的时候，她忽然停下来。

她嘴巴开始微微颤动，再也无法咽下食物。

眼泪从脸颊上滑落，一滴，两滴，全都滴在盘子里。

「我儿子真是亏了。」

她念叨着。

「这么好的饺子吃不到。」

「哎……」

「以前多给他包几顿就好了。」

许久许久之后，她叹了口气。

擦干了眼泪，剩下的几颗饺子，也吃不下了。

6

我一直以为我妈，从不会哭。

她是那种很飒的女人。

我爸提出离婚的时候，她笑话我爸。

她说你赶紧滚啊，傻 X 才不要我这么好的女人。

当时我很小，很害怕，一直抱着我妈。

我妈摸我的脑袋，说儿子你别担心啊，他走了咱娘俩也穷不了，咱等会就去吃牛排。

还有一次。

是我外婆去世。

我妈是兄弟姐妹里最出息的，独自从乡下闯进了市里，所以葬礼，全是她操持。

她在乡下忙了三昼夜，再回到家时，眼睛肿肿的。

我问，妈你哭啦？

她说，屁，好几天没合眼了。

我当时觉得这说法合理。

毕竟她面对我的时候，表情镇定，语气平和。

只不过，她当天晚上，忽然央求我。

「儿子，今天陪妈妈睡行么？」

所以现在，北京狭小的出租屋里，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流眼泪。

原来她不是不会哭。

只是在我面前不会。

7

可是，我妈妈的所有坚持，都在我被抢救时土崩瓦解。

她闯进去，看见被电击着的我，跪倒在地嚎啕大哭。

而小琪顾不上我妈。

她正拿着电击器，指挥着几个急救医生，「一，二，三」

砰！

「一，二，三」

砰！

我的身子随着电击剧烈地震动。

可是，心电图仍然是一条平直的线，没有半点起伏。

终于，一个急救医生低声，「小琪，已经半小时了，他不可能再……」

「闭嘴啊！」小琪吼着，「一！二！三！」

砰！

「你振作点小凡！」小琪怒吼。

忽然，她回过头，看向我……

看向灵魂状态的我。

「你他妈振作点啊杨小凡！」

我这才猛然意识到，成为灵魂的两个月，只有小琪，每次走路都会主动绕开我。

她能看见我！

一定能！

这件事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
太平间里的鬼告诉过我，只有找到能看见你的人，才能被你附身。

「那个，只能看见你的人。」

「而附身，你才能再拥抱一次妈妈，和她好好道别。」

拥抱一次，说几句话，好好道别。

这是我死前最后的愿望了。

想到此处，我的心电图，终于震动了一下。

8

「你就是能看见我，别装了。」

抢救成功后的一整天，我一直跟在小琪身后。

跟她解释，自己被撞了有多惨，躺在床上多可怜，妈妈照顾我多辛苦。

不过她一直对我视而不见。

直到我说，「以前的事是我不对，我错了。」

她可能是出于本能，立马回了一句，「错哪了？」

「我……不应该跟你分手。」

「还有，再想。」她说。

「错在不应该不联系你」

「你还拉黑我了呢！还有！」

「还有什么啊？」

「还有你植物人了都不告诉我一声，还是你朋友告诉我的！要不是人家，我怎么申请调到这儿，怎么接手你的治疗！」

我愣了半天。

「小琪，你想过没有，我不告诉你，可能正是因为，我植物人了。」

她眼神闪烁，显然是认同了我的话。

「我不管！你就是错了！」

「好的，我错了！」

小琪瞪着我。

少女的嗔怒，很好看。

半晌，她说，「行吧，要我做什么你说。」

我说，「被我附身。」

小琪：「什么鬼？？？」

10

我带小琪到了医院的太平间，那里是医院里所有鬼魂的据点。

群鬼的老大是个小女孩，看起来只有十五六，但据她说，今年九十二了。

我说你是天山童姥啊。

然后我就被那群鬼揍了一顿。

小女孩说，附身很简单，小琪要让自己放空，而我要有强烈的占有欲。

「然后，你俩亲亲。」

小琪只能感知我，听不见小女孩的话，于是我翻译。

我：「她让咱俩亲亲。」

小琪：「啊？」

小女孩：「亲亲啊，很难么？」

我：「小琪咱俩得听童姥的。」

小女孩：「谁他妈是你童姥！」

我：「亲才能附身啊，帮我一回。」

小琪：「你他妈想都不要想！」

然后，我真的碰到了小琪的嘴唇。

那是很久违的感觉。

然后，全太平间的鬼都鼓起掌来。

小琪：「这也没附身啊？」

小女孩：「骗你俩的，其实手指尖碰一下就行。」

我：「她又说，碰指尖就行。」

小琪：「你要我！？ 」

小女孩：「我就是想看年轻人亲亲咋的了？」

那天，我附在了小琪的身上，重新让老妈看见了我。

推开病房门的时候，老妈正在摸着病床上的我的脸颊，就那么静静地看着。

看见小琪（我）进门，她赶忙缩回手，笑着说，「小美女，查房的时间到了么？」

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。

只是，特别特别，想要叫一声妈。

可是，那小女孩严厉警告过，不能这样做。

附身的鬼不能和阳间的人相认，不然，会立刻魂飞魄散，这是附身最重要的一条规矩。

我妈看我愣了半天，笑起来，「就是想来看看小凡是么？」

「嗯……是。」

我妈抿嘴笑，「其实，你是他女朋友吧。」

我没给她看过小琪的照片啊。

我懵了，「你怎么知道！？」

她笑着打量「我」，也就是小琪的容貌，「你长得，真像他十岁那年喜欢的女明星呢。」

「这你都记得？」我说。

「儿子的事嘛，我什么都记得。」

她的目光又落回病床上，笑容很温柔。

「想知道他尿床的事么？」

那笑容不温柔了……

小琪在我的身体里欢呼：「好呀好呀，让她说！」

我：「不想，别说！」

我妈/小琪：「切！」

12

童姥问我，你到极限了吧。

我问，什么极限？

她说，快消失了。

她指了指我不断变淡的魂魄。

童姥说，魂淡了就是征兆。

我问童姥，我就不能回到自己那身子里去么？

童姥说，你见过几个植物人醒来过？你，还有我们，终归是要消失的。

小琪作为主治大夫，当然更明白。

她早就知道，即使那次抢救成功了，也没有扭转我身体状况下滑的趋势。

「最多还有一个月。」她悄悄告诉我。

那之后，她每天下班之后，都会来我的病房，让我赶紧附身别废话。

小琪嘱咐我，趁「活着」，多陪陪老妈。

「毕竟，你走了，我也就不会来找你老妈了。」

于是，我就和我妈一起照顾我……

这个逻辑其实有点绕，但确实就是这么个事情。

我用小琪的身子，和我妈，一起为病床上的自己翻身、擦身、按摩。

「换尿布你还是算了吧。」我妈说。

「我想让你记得我儿子干干净净的样子。」

13

那之后，我每天借小琪的身体，陪着我妈妈。

任凭日子就这样，淡淡地流淌。

我陪老妈买菜，看她每天和小贩讨价还价，在那个出租屋子里省吃俭用。

其实她可以把我接回老家去的。

只不过，她仍然认为首都的医疗手段能治好我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现在只相信小琪。

可是，不间断的住院费用，以及三番四次的专家会诊，让保险、赔偿都成了杯水车薪，后来，我妈妈的积蓄一点点耗尽。

她开始找身边的所有人借钱。

再后来，没人再接她的电话。

可她却拒绝小琪为她垫付一分钱，她说小琪已经做了太多了，再多，就还不上。

医院是个很绝望的地方，即使对于我这样一个鬼魂。

太平间里的鬼，有几个就这么默默的消失了，当然，又新来了几个。

后来，那个小女孩也走了。

临行前，她出现在了病房。

「杨小凡，我来和你道别啦。」

「有件事骗了你，我确实只有十五岁。」

「但是那些附身的方法啊什么的，我没骗你的，那都是这个太平间里历代的鬼总结出来的。」

「还有，我确实是那个太平间的老大。」

「从来都是，年龄最小的死者当老大的。」

「现在，新来了个十岁的小男孩，他是老大啦，你们要对他好哦。」

我说，童姥，你会投胎转世吗？

她说，不知道，总觉得那都是哄骗活人的话。

我说，大概是吧。

她笑，说，但是如果真的有轮回，以后等你转世了，我接着罩你！

14

童姥消失了。

这让我更加明确了，我自己也会消失的。

那天，我用小琪的身子，问老妈，「酸菜饺子怎么包啊？」

我妈说，很简单啊。

我说，「杨小凡一直说，你包的饺子，全世界最好吃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被老妈邀请，去出租屋，和她一起包饺子。

我手笨，擀面薄厚不一，捏得饺子巨丑无比。

但好在老妈在一旁不断补救，最后仍然够好吃。

车祸的三个月，我终于重新吃到了老妈的饺子。

狼吞虎咽。

我妈在边上，看着小琪一个纤瘦的小姑娘，跟饿死鬼一样吃饺子，都看愣了。

她说，我知道我儿子为什么喜欢你啦。

我说，因为我像那个女明星呗。

我妈摇头，说，你和我儿子太像了，连吃饺子的样子都一样。

我说，你做得好吃嘛。

我妈：「怎么会好吃？其实，我每次都没菜谱的。」

我：「啊？乱做？」

我妈：「乱做。有时候肉多点，有时候盐多点，有时候姜末放早了，有时候直接忘了放。」

我：「这也行？」

我妈：「我也觉得不行，但我儿子爱吃啊。全世界，只有他觉得我的饺子好吃……后来他不是来北京了嘛，他说自己总点外卖，APP 统计，一年点了五十回饺子。我说你在外面吃得肯定好吃，以后就不爱吃老妈包的了。」

我：「不可能，还是你这好吃。」

我妈：「对，他说，外面的饺子，跟他妈……」

我：「跟他妈猪饲料一样。」

我妈：「对就是这句，猪饲料，他夺笋啊。」

我妈又被自己逗笑了。

她最近很少这样了。

我说，阿姨，别光说了，赶紧吃吧。

她说，阿姨看着你吃就好了。

「你像我儿子，阿姨多看会。」

15

一个月，很快过去了。

小琪的预判很对，我的器官开始衰竭，频繁地心脏骤停，一直住着 ICU。

病危通知单，一张接着一张地发。

一张一张地，让我妈妈签字。

一次抢救成功后，小琪对我妈说，可能不出几天……

话没说完，被我妈抬手止住了。

其实我和小琪早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，只是我妈，做不好。

最近，连附身的能耐都没了。

但小琪仍然守着我妈，帮她做一切事情，比我附身时，还勤快。

有次午后阳光好的时候，我妈拄着下巴问她，「对我儿子那么好干嘛？」

小琪说，「喜欢呗。」

「他一个穷小子，你喜欢他什么？」

「不知道，大概是赚五千的时候，花信用卡请我吃饭。」

「我儿子这么傻 X？」

「嗯，那时候我还没毕业，有天下大雨，他骑车骑八公里到我学校，结果忘带伞了。」

「傻 X 啊这是。」

「还有，鼓励我去留学，结果我拿到全奖的通知书，他转头就跟我分手了。」

「为啥？」

「他说他就是个小策划，而我会成为知名医生，他会拖我后腿。」

「哇，我儿子好狗 X 啊。」

「阿姨，我可没这么说……」

我妈对着床上的我啐了一口，然后又问小琪，「对了，阿姨好奇一件事。」

「什么事啊？」

「你……能看见我儿子，是么？」

16

「阿姨，你在说什么啊？」

「你一定能看见他，或者，你就是他，对不对？」

「阿姨，我是小琪啊。」

「那你为什么那么像他？就连小动作，就连笑起来的样子，都一样。」

「可能……是我们在一起太久了吧。」

「你骗不了我的，你骗不了我的！没有儿子能骗妈妈的！」

「阿姨……」

老妈突然拽住小琪的肩膀，死死盯着小琪的眼睛，「你看着我！我什么都能看出来的！」

「阿姨，你……弄疼我了。」小琪挣扎着。

许久。

老妈忽然嘟囔了一句，「怎么……又不是了啊。」

她松开小琪的肩膀，颓然坐在椅子上。

「对不起啊小琪，对不起。」

「阿姨……」

「我没事，我可能……我就是有点想他。」

17

我妈红着眼睛逃出病房之后，我对小琪说，「让我再附身一次吧。」

「你还能附身？」

「大概是最后一次了吧。」

「你想和她相认是不是？」

「对。」

「你知道后果的，会魂飞魄散的。」

「小琪，我本来就要魂飞破散了啊。」

「可是你还能投胎转世的不是么？」

「那都是哄活人的说法。」

「可是我相信。」

「相信什么啊？」

「我相信你还有下一世，下很多世……」

「那又怎样啊？有下一世，下一世我不认识你了，也……不认识我妈了。那他妈，我要下一世干什么？」

她沉默了很久，终于低声说「不需要再见的，只要知道你还能回到这世上，不需要再见的。」

她伸出手指，「你妈妈，也一定这么想。」

附身，让我的精力剧烈地损耗。

而病床上的我也马上有了感应。

心电图在迅速衰退，每一次跳动的间隙都在拉长。

自动警报响了。

我的妈妈疯一样地叫人，却被冲进来的急救医师推出了门外。

而这一次，我（小琪）也没有跟进病房。

在走廊里，我妈瘫软在地上，可是和第一次进 ICU 不同，她没力气再嚎啕大哭了。

她只是双手捂着眼睛，悄悄哭着。

那哭声无助而虚弱。

那是一种，真真实实地，心死一般的绝望。

我借着小琪的身子，走过去，蹲在她身前。

我说，阿姨，你还没准备好分别么？

我妈不说话。

我知道，她现在所有的心思，都在 ICU 里那个被急救的躯壳上。

这样很好。

我不希望她太在意我接下来说的话。

因为我在说遗言。

可是，如果听的人，也知道这是遗言的话……

很残忍。

我靠墙坐在她身边，依着她，感受着她温暖的肩膀。

「阿姨，我妈，其实跟你挺像的。」

19

「我妈啊，超爱骂人的。」

「而且只会三句，你有病吧，你傻 X 吧，你咋不死呢。」

「买鱼，人家往袋子里灌水，她要骂人，打车，人家故意绕路，她要骂人，打麻将，人家胡了，她也要骂人。」

「后来，我妈开始骂我。」

「那段时间我住院了，大手术。」

「她需要帮我翻身，帮我按摩，帮我洗澡，帮我换尿片。」

「哪一样她都学不会呀。」

「尤其按摩，按到一半就满头大汗。」

「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想骂人了。病房里没别人，就只能骂我。」

「结果骂完就有劲了。」

「于是以后，她一按摩，就骂我。」

此时，我看见，我妈正愣愣地看着我。

眼睛里面，全是泪光。

好像要说很多话，好像有无数种情绪。

可是她就那样，看着我。

「她现在还骂人么？」

我摇头，「她现在太辛苦了，没力气骂人了。」

我妈说，「骂你的时候，你一定很生气吧。」

我说，「不会啊，她骂人的时候，像小女孩，挺可爱的。」

我妈点头。

似乎有点欣慰，却又无比哀伤。

「阿姨，我知道你会痛苦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杨小凡不希望你这样。」

「他希望你和以前一样，会砍价，会打麻将，会骂人。」

「他喜欢你洒脱的样子。」

我妈没回应我。

沉默了半晌之后，她问我，「能不走么？」

她哭起来，「不走，什么都好说啊。」

「你走了，我什么都不答应你！」

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妈妈……妈妈老了，和年轻时候不一样了，没法那么洒脱了呀。」

「妈妈老了呀，照顾不好自己了啊。」

「你不走好不好！」

20

忽然，我听见了一声尖锐的长鸣。

我知道，自己的心电图已经变成了直线。

医院里，长长的走道旋转了起来，灯光画出耀眼的环，一切景物都在扭曲。

接着，看是不断破碎，拼接，变换。

似乎在重演着，我短暂生命里的，许多瞬间。

可变幻里，始终如一的，是妈妈的眼光。

我看见她在不断地变得年轻，而我也在不断地变得幼小，那些画面也一点点染上昏黄。

我看见机场里，她站在安检口外，远远地向我招手。

我看见毕业典礼上，她坐在台下灯光照不到的地方，朝着我微笑。

我看见高考考场外面，她在人群里跳着喊我，准备接我去吃大餐。

我看见她送我上了校车，叮嘱我尽量听课，但一定要快乐。

我看见她牵着我的手，第一次走路，奔跑，第一次看繁星。

我看见仲夏的深夜，没有空调的旧屋里，她坐在凉席上，为六七岁的我扇扇子。

我说妈你快睡觉吧，别扇了。

她说，你睡着了，妈妈就睡。

我说，妈妈，我很快就要睡着了，你别太辛苦了。

她忽然说，明早什么时候起来？

「可以赖床的，但一定要醒过来呀。」

「好呀。」

「一定要醒过来呀！」

「骗你是小狗。」

21

再醒来时，妈妈正趴在床边。

而我，不再漂浮了。

虽然觉得虚弱，可我已经能感受到周遭的一切了。

窗外，天蒙蒙亮，依稀鸟鸣，似乎又是一个仲夏了。

我没敢坐起来，怕吵到妈妈。

这时，病房的门开了，是一脸憔悴带着黑眼圈的小琪。

她看见我醒来，眼里满是惊喜。

我赶忙给她做了一个禁声的手势。

她立刻点了点头，在角落里坐了下来。

我于是就静静躺在床上，轻轻握着我妈的手。

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阳光更浓。

暖意透了进来，很舒服。

老妈悠悠醒了过来，眼睛刚睁开一点，发现我在看她，整个人立刻坐了起来。

「儿子？」

她惊讶着。

「你醒了儿子！？ 」

「你什么时候醒的怎么不叫我！ 」

「怎么样，身上痛不痛，难不难受？ 」

她连珠炮似的问着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慌张。

「渴不渴？饿不饿？要不要吃东西？ 」

「你说话啊，睡仨月不会说话了是不是！ 」

终于，我找了个空隙，插了句话。

我说，「妈。」

她愣住了。

不再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眼睛变得通红。

她哽咽着，「什么？」

我说，「妈。」

她笑起来，温柔地央求着，「你……再叫一声好不好？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「妈。」

后记。

关于我为什么会醒来。

小琪说，我脑子的活跃度很高，另外，跟个人强烈的求生意识有关。

可是有天晚上做梦，我又梦见了童姥，她说那些求生欲并不是来自我的，而是我老妈的。

她说，「死就像是一道门，你想过去，总要斩断生前的执念吧。可是你老妈这份，斩了好几次斩不断，你还真没法过去。」

后来，我的身体在逐步好转。两个月后，已经基本痊愈。

我妈搬回了老家，说舍不得狗。但是，和我电话的次数比以前多了七倍（原来一周一次），在我和小琪同居之后。

确切地说，她是给小琪打电话，只是在每个电话头几句都会问问我的状况。

第三句就是，「行了把电话还小琪吧。」

然后两个女人就开始讨论起综艺、化妆、护肤等各项话题。

并且时不时，还会有些虎狼话题。

我妈：「对了小琪，你知道小凡最后一次尿床是几年级么……」

小琪：「几年级？上小学了！？」

我妈：「我说是小学了么？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